



諸家傳語

信

五

服部文庫
117
287
5



117
287
5

諸家傳語卷之六



明吏部考功穆文熙批選

河南道御史崔邦亮校刻

金陵萬卷樓周曰校重刊

韓非子
解老

句如貫珠
兩段論禍福
甚正大且曲
拆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
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
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
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于有禍故曰禍者
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者

卷之六

人傷鬼者妄
心以為鬼傷

人故起而驅
之是謂人
鬼相傷而下
之於上亦有
此耳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
 注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
 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
 者大禍也而禍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
 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
 痠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
 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
 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不
 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
 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
 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害人故曰聖
 人亦不害民。

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
 若劍戰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
 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其免于兇虎之害夫兇虎
 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兇虎之害矣
 民獨知兇虎之有瓜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瓜角
 也不免于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

借說兇虎甚

妙

人知虎兇之
有爪牙而不
知凡事皆有
之酒杯衽席
尤人所狎可
不成哉

有用之言可
當鏤骨

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瓜角害之事上不忠輕
犯禁令則刑法之瓜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
爭鬪之瓜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瓜
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羅網之瓜角害之
兇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于諸害
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
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
行不遇兇虎入軍不備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
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
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
之善攝生矣。

飯有原委

理亦深懇

愛子者慈于子重生者慈于身貴功者慈于事慈母
之于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
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
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于萬
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
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于
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
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于人

此處無人說
到

好言可當佩服

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本之曰儉。故能廣。

喻老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冀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于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于晉文公。文公受其皮而嘆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誅。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惟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穴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勾踐入宦于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于姑蘇。文王見譽于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于牧野。故曰守柔者強。

趙襄主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說林

此教語似管子之策。叔牙本強乃亦能言。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

甚妙

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攘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以過乎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陽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微言甚妙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小人媚人其心必偽文子始雖售其欺而終識之故亦能免禍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此二子平生之要言也古之建功名者若此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

至言

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表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守道

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魯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

用人

廢法不可為治。自古皆然。曲儒專言道。德而不知道。德之中。即有法術。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聖人以無心行法。故人不怨。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

設喻起不見人主不可忽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聖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勇。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

近圖遠自生
肘腋之禍

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
飄風一旦起則責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
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
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
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得天得人得
得勢則功
易成不然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
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
人心雖責育不能盡人功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
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瘡得勢

則雖聖人無
如之何小人
得志而自以
為有過人之
才睹此可愧
立功名在勢
位堯桀之喻
明切特甚

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舟之浮守自然之
道行無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木於高山
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
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
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
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
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
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
忠

外儲說

二喻駢麗可
賞造父威分
於出羸

王子於期德
分於圃池

二喻尤妙俱
駢麗整飭天
成

王良造父不
能共駕
田連成竅不
能共琴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
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羸。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羸也。羸亦令馬可
畏故曰威分王子
於期為附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
然馬過於圃池。而附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
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王良操左革而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
不能行十里。其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
而田連鼓上成竅。而下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夫以

有

三復斯言人
人可自警

此段甚曲折
凡為吏者可
自免于廉

王良造父之巧。其轡而銜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
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其琴而不能成曲。
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
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
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
於相。雖嗜魚。我能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指
 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
 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
 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
 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使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
 轡獲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
 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者
 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
 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
 又制帝王之功也

檢轡持策便
 見有法

此一反更好

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
 彼眾我寡為之柰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
 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
 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
 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
 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民文公曰善辭雍季
 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
 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
 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

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諸家傳語卷之七

明吏部考功穆文熙批選

河南道御史崔邦亮校刻

金陵書肆周曰校重刊

管子

形勢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
關下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深隈不成於深，喻人有過非不肖也。
訾讒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讒譽惡也。如此之人任之則亂大邦也。

訾讒字甚佳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一人於事莫為疑動

養食猶擇食

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小謹者不大立

信也。○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

肥體。○訾疾移切。嫌食而多惡。

衣冠不整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

且懷且威使人皆宜如此。豈惟君道

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

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

不極。此往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任也。異趣

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怒不及弱子。下瓦慈

母操箠。無心之覆所覆雖大不怒怒以生棟無心也。有心之下所下雖小輒操箠即莊子虛舟之

譬故下云天道之極怒不及棟也註非

鳥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后終不親。○續按當依

解作鳥集之交。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母

與不可。母彊不能。母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

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

見哀之。後幾於不結。後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續按當依解作

見愛之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

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

謂無四隣之援也。○續按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

女。醜而不信。

權脩

野與市爭民

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

家與府爭貨

下家藏積則

金與粟爭貴

所實惟穀故

鄉與朝爭治

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

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

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

所謂治國以二

為五鄉之謂也

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

治之至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得也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

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候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

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

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

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

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

是非當以事言賞罰當以

諸家傳語

卷之七

人言

廢其人而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

則象法化决塞心術計數乃用兵七法

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定朝夕所。

東西不可准也擔舉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運轉也既釣釣輪也古人稱天為洪釣者蓋言天是一大車釣也立朝夕于轉輪之上者即朝夕立于轉輪之上無時而得安靜也此古人倒用句法之妙處擔立也竹也定棲止也言欲棲于立竿之末必危而不安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脛非所續也。

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補人右手能書而左手不能書也今反用左手書。

而右手息而不動而行逆施之譬。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成車。不明於决塞而欲啟衆移民猶使水

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補招所以羈鹿豕之足者倍猶棄也言棄舍其招而欲拘鹿豕必不能也。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

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財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

易教不知化不可啟衆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

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

右四傷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居無財士不來故存意
於聚財則彼國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造軍之器用也存乎
之財不能敵也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
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
武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
主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
不速而疾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于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
而無敵者八。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
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

莫敢禁圍

右為兵之數

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
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
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戰有水旱之功
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
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矣謂上下同
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
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
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

所以養取死之士耳目所以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

聽隣國之動靜令必知之奇說謂誦詐之言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

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

禁止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

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

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響應然後可以治

民一舉矣。

幼官

必得文武官習勝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

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時因脩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後始

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

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事察伐

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行備具勝之行師

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本定獨威

勝能用師之本定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聞

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制祿亦

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定綸理勝經綸

者勝也能審定定死生勝同能審定者勝也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

定實虛勝則敵不定盛衰勝則敵不舉機誠發舉兵機要則敵不量誠得其要

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明名

章實則士死節

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

奇舉發不意

則士歡用

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為用

交物因方則器械備

之物因方所有器械備具也

因能利備則求必得

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

求必

執務明本則士不偷

執所營之務明所為之本則士不苟且

聽於鈔故能聞未極

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極理視於新故

能見未形

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

思於濬故能知未

始未始者深濬者

發於驚故能至無量

發舉可驚故敵

不能

動於昌故能得其寶

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寶也

立於謀故

能實不可故也

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續按別本註立謀能有實效

不使衰

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

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憚道

速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

號令審悉教令施行則速也。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

於山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

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歡我

如椒蘭誰

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

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

後而相

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

權謀明畧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

况惡

器無方則愚者智

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况不愚乎

不守則拙者巧

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况不拙乎

樞言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所制者有不能制人

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知加名

於人

加名於人者人亦加之也

人眾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

發甚則人望
之過故不能
利憎甚則人
之故不能

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益愛如此

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

人不眾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

利言恃黨與之國人不為如此者人之所制也者人

反推讓每輒幸其名利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

佚伐鄭之比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如此者不

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之俱進退勞佚也

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憎人甚而不能害也生其怨心

憎其不害故先王貴當愛必利貴周則周也周者

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貴周則周也周者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則為龍一則為蛇喻人行藏

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先王不以一過二多察

也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

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結紐則絕有紐故可故親不

在約束結紐相親後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列地

列地則人以為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而可

以鞭箠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箠威之則無思不服

八觀

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乘

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

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

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

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

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姦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

木茂姦非者易為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

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母里

當置舍使尉居焉時毋會同鄉里每時常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粢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

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聞善而不索殆見能

而不使殆危人不能親人而不固殆既廢更起或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

殆危人不能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可而不為

殆可為而不為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

民毋重罪過不尤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

又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

禍母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痊雖之礦石也

唯亦有作疽者言疾可瘳也

語意相生勢所必至未及眾謀精絕可

不赦則懼而脩止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德不敢為非所謂積小而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有罪不誅則安用敬惠行則過日益恃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母使滋蔓蔓難圖也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實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習

莫和非損而何愈禁愈犯禁而不止則刑罰侮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

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

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

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眾

謀矣為人上而眾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

之刑罰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

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

常經民力必竭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竭

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

一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大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哉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言君知已不肖使傅小白意棄我故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于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言子固辭傅稱疾不出君不

信我權保子以死亡則鮑叔曰子如是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

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間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于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言

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言三人于齊猶鼎足俱事一公子則

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糾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

而有小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

數語定夷吾有國

夷吾此時已

知子糾不立

必乖逆于俗人故

非夷吾非能容

其將誰也

定社稷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召忽曰百

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

雖得天下吾不生也

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于紂

今而奪焉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

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紂哉

言當為宗廟社稷致

死不

于一紂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

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

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

則可

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

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

白

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

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

公其故圖

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傳小白將立之故

公曰然則可得乎

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

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

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

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

否乎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為欲定齊

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

二心也。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

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

於君不如親也。言管仲親亂多於小白也紂之不死而况君乎？

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

及柰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

公若先及，恐註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及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註怨，故不

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

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

未在魯，可因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

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托言

以說于齊，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于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

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

生得，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

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之

用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及猶就而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

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天下皆

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

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猶擬不如與之。魯

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

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

語意卓然文詞精確可想
二子才節何後世不知而紛紛議之乎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

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居謂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則

臣死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

成行死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

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問之曰召忽之

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小匡

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

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

用之使知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

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

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國憂君何不殺而授

之其政一作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

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

之賊待之以狗於國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

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君不能

施伯之智一
笑可想

受命能一作敢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桀以予

齊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偽施伯從而笑

之笑偽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

人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袂除其凶桓

公親迎之郊管仲誣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

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退之退揮斧者公曰垂纓下

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曰應公之死殺之黃泉死

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况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

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

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

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

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

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

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柰何

罷士無伍罷謂之于德義者周禮所謂罷女無家罷女

猶罷士眾恥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

娶之故無家政者之所忌故女三出嫁三見出而嫁是

逐于外境也入於春穀不貞順者也故

諸賢散處人國寶玩嘗試所好伯術特妙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

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其為理。理獄也甯

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內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

曹孫宿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績按前作季友徐開封

處衛。區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

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

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

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

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攻之。以改正也。按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正之。則政乃攻字

桓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與禽獸之側也。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

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于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

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

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

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汗行。不幸而好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

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

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委隨不斷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

公曰。善。柰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

夷吾盡用諸子之才而自廢無能所以為天下才

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

允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

而苛狀苛狀密習也言多所慣習也杖逝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

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荆必得其權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

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

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

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史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

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

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

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馬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子各不如其一

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長桓公曰善

霸形

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

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

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

其臣寡人願事既以其君臣為明賢故願事之於是楚國之賢士皆

文克武取甚佳武易見而文難識故愚士多為所誤

武令又

文克武取矣乃見仲文之才而桓公亦由此稱伯

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亦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于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

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

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幣賂齊而齊自服桓公曰善然則

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王遇冬會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

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

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

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

置妾以為妻置之為言丘也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人不

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之地立百代城焉

取其地雖百代而無故三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

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

敢塞也

霸言

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其時然後霸王國脩而鄰

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脩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先王所

以王者資鄰國之不當舉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為功舉而不當此鄰國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有所誅有所信。所謂天以求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廷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毛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而福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為防禁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也。

一語精絕何人可到

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君順也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于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饋不盛也中婦諸

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宮之號君將有行何不

出手盍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

賤妾聞之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

行也對曰妾聞之人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

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

知君之將有行也。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

公問人焉

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

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

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曾見一惡終身

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

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

之人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勝人亦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

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

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

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

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

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

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也

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誣不能為國以賓

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誣賓其直也賓

事而有不能以足息賓咸善于農植貪於積孫在之

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默息其所陳言既見信用不

其能太過不能與時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

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

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

叔牙清貞而器小不能容物隰朋寬大而無所不容相道宜寬故隰朋能任之而叔牙不與也漢以曹參代蕭何亦即一意

言四子雖各有長而不免大過故致不寧消息誦信二語微乎其微矣誰謂管子伯佐乎

言身作言
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
久理齊政故哀嘆也以先

制分

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也。

由前行多脩故死後多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

多善矣。由前政多脩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

君臣

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環堵之牆窺

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

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擁非明而何也信以

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

君臣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

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

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人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逐行請謁謂所請既

從外資游說為姦慝者也沉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

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明君在上。僻

不能意其食。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之。既

能得君意故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

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

奪君之富貴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

於外者。脅其君也。假如妖妄之言外以惑眾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

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者。行將欲幽居也。四者一作而

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小稱

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若不可諱。將何以

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

公曰。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

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誣。公子開方。

天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

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

將何有於公。公喜。內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

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

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

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

其生不長。即性之不長。有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虛。蓋者其姦情終當彰露矣。其性不長者。其死必不終。

言三士之為忠皆偽也。忠耳。必將復其不忠也。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

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燥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

其生不長。即性之不長。有者也。其死即其後也。

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

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

而有四闕故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

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

至公所，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

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其齊國

塗十日不遇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公子開方以

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一以

書社降魏降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

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地下。

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幘所以覆軫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房

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門用扇以掩屍也桓公之

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侈靡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

可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故不知恥。

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食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

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欲民足欲贍今使衣

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于衣

也用也。

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呬者不理可言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

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其職若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克益目不見色耳不

聞聲君嗜欲克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故曰上離其

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母代馬走使書其力母代鳥

飛使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

母代鳥飛走
喻若逸臣勞
之意甚精

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飛者鳥也人

代之雖盡力弊翼而勢竟不能盡以喻君

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得故曰誰極也其可不利以其好

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

之情不解不迫乎惡不迫移人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且目者

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

矣故曰心術者無為制竅者也

母以物亂官貪賄則母以官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

內得官貨兩忘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

人之病多坐
此二言管子
已言之矣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謂能止于已分績

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

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

也其精氣之極也績按言其得乃非鬼神

心安是國安也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是國治

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于治心在于中

而民從則百姓治矣言但治心在內則治言出口治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績據

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居常言之言則金心之

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

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以

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本

白心

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兵不義不可

還自害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達禮而

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強而卑義信其強弱而卑義

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

佩之

二語動人切

於日用可時

金心

非王道

儒者每說伯

不知王道

治心治言

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卑卑之餘驕於卑有餘

則強強則又驕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繞用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

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足為則小得福大

取為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為則民反

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為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

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滿盛之家不

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國則與之俱亡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已也

水地

人多桀就此三者至受其害而不知故子敬之



以下全紙
白紙

